

變

雅

堂

遺

集

變雅堂遺集

卷三

黃岡杜濬

太湖秋釣圖題詞

歲次丙寅秋九月友人吳翹吳炯吳燧兄弟捧其尊人
聖輔隱君太湖秋釣圖請余題其端余展玩之次作而
歎曰此非吳太伯之裔耶太伯聖之讓余嘗獨有所見
而未及形之論著今盍因此圖發揮其梗概旣以吐吾
所欲言而又不失隱君之指其可乎於是兩吳子曰幸
甚余惟古今以讓推太伯而不知其智不可及則猶未
爲知太伯也獨孔子有微言曰可謂至德三以天下讓

夫當古公之時殷猶全盛周乃藩臣於天下何有而孔子之言如此可見太伯之去非真以才不逮季若姪不能有天下而去也祇是翦商非義古公志跡已露太伯從父則不忠違父則不孝故以一逃兩全之其爲讓也甚輕故民無得而稱是謂至德而且率其賢弟從容采藥初非若悻悻小丈夫攢眉眦目以明忼慨者比也蓋雖大節不可奪亦必退而有以自處意其爲人必有超曠之識閒遠之度獨往之趣寄情山水以爲浩然長往忘懷得失之助非俗中人也故當是時荆蠻之地雖越在荒服而山水清妙甲天下太伯居岐豐相距三千餘

里而又塹以大河重以長江阻以峻山顧能知而慕之
以貴公子且當卽爲侯王者乃辛苦冒霜露忍煩暑重
趺而至荆蠻人義之歸者千餘家遂造句吳句吳兩山
秀麗固已可喜而一水東下不及百里卽達吳國計吳
國此時久歸大伯周章之受封不過正其名耳雖古今
異俗仕宦工巧不如今日而方輿不改太湖之水洞庭
之山自如也遙意大伯與仲扁舟往來婆娑於其閒畱
連賞豫顧而樂之棄粗重費爭之地而得幽偏不擾之
所此雖讓天下之餘事然因而有之固已所得倍於所
失矣此其智何如哉抑又有智於是者焉蓋大伯雖據

佳山水然旣爲荆蠻所歸爲蠻夷君長矣勢不能無一
國之事上下之體也而太伯又甚有道不類末造壽夢
以後數君之放逸無度也則容有不能盡致者矣故吾
以爲太伯之受用又不若太湖之漁人以蓑笠爲衣冠
以樵蘇爲僚友以綸竿爲符節以得魚爲功首釣於水
可以徧三萬六千頃之浩渺陟於山可以窮七十二峯
之幽峻有太湖之魚可以佐酒有洞庭之橘可以解醒
四時之序莫妙於秋漁人逸興颺舉乘流放釣任意所
適肆志滿願放浪山水之閒而莫或譏之則又太伯所
不逮也此其爲智豈不又出太伯之右哉聖輔得之爰

起於讓聖數千年之後自署爲太湖漁人李子白也爲之圖使觀者嘖嘖可謂善繩祖武者矣且非但如此也吾計太湖之漁有泰伯所不如者凡數端焉太伯不聞得內助而聖輔則逸妻相與其煙霞龐眉舉案君子偕老一不如也太伯無子而聖輔有丈夫子四人皆稽古能詩文親近正人講求名節二不如也太伯雖擅絕東南之美而不無西北之憂聖輔則超然塵外與造化游三不如也雖然向使昔之荆蠻亦如今者功名腸熱則必且化爲爭奪之場矣太伯必不入也然則太湖之漁亦直寄焉耳楚漁父杜濬撰

范性華雜劇題詞

吾友錢唐范性華自燕邸數千里寓書屬余題其譜田
生鮑姬事傳奇四齣竝寄示其自爲題詞盛稱鮑十一
娘之俠爲女中所僅見余覽之而歎曰女子情而已情
至則無所惜不期俠而俠人謂之俠而彼不知也詩不
云乎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賄遷近乎俠而何有於俠情
然則然而已推而言之虞鄉有情於朋友則勢必棄相
印與魏齊俱亾子房有情於君臣則勢必破產求壯士
爲韓報讐是俠也情實使之也洎乎後世風俗日媮至
有官至八座恩寵無比他日有爲其故君舉不腆之祭

斂其百錢而不可得者其爲不俠一至於此是何故哉
惟其無情耳是可以反觀而得之矣此情之所以可貴
與故稱鮑姬以俠不若稱鮑姬以情也然言情則俠見
言俠則情亦見互見而震行焉往而不干古哉田游巖
何如人而有此遭際也或曰自古惟范氏好變姓名故
范睢變姓名爲張祿范蠡變姓名爲陶朱公范仲淹亦
嘗爲朱能則安知田游巖非姓名之變而鮑姬亦從而
變者第無以處夫杜工部耳余笑曰工部詩篇狡獪已
甚又安知不尙在天地間第求之新舊唐書中吾知決
無是人矣姑闕疑焉可也聊發性華數千里外一喙云

宋荔裳雜劇題詞

雜劇院本詞家之支流也然出之有道要不爲無益於世蓋古之忠臣孝子義人烈士事在正史不但愚氓無由知卽淺學儒生至有不能舉其姓字者惟一列之俳場節以樂句則流通傳播雖婦人孺子皆知稱道之故雜劇之效能使草野閭巷之民亦知慕君子而惡小人此莊士之所不廢也余家藏書不備嘗就余所見輯成史泣史笑二書若以傳奇家例論則史笑多淨丑史泣多苦生其間尤痛心酸鼻不能已已者莫如東京之范孟博南渡之岳鵬舉鵬舉之事旣已廣被樂府獨恨孟

博未遇奇筆一日客有投余祭皋陶四齣者余驚而讀
之大約以辛辣之才構義激之調呼天擊地涕泗橫流
而光燄萬丈未嘗少減作者其有憂患乎夫無孟博之
憂患決不能形容孟博之真氣使千載之上宛在目前
至於如此也或曰吳導郭楫事在建寧二年不祭皋陶
與抗辯王甫前案可考也漢帝赫然誅牢修節甫而大
赦黨人孟博歸田養道庸得若是乎余曰不然夫正史
能紀實而不能翻空雜劇能翻空而不能翻人心之所
本無彼誼辟神靈而忠邪莫逃刑賞此所謂翻空而非
人心之所本無者夫古今之人心卽古今之實事空云

乎哉第恐人心漸失而翻空者亦復絕響則吾未如之何也矣

華山畿擬古題詞

世道不可爲皆由於人之無情臣無情則不忠子無情則不孝妻無情則不貞尙復有綱常哉嘗記往時歲在壬午余遊京師所見士大夫無不急官爵而第怪其忘官爵之所自出者朝廷也相與破壞之不遺餘力蓋索然無絲豪之情余時心憂之爲賦秋胡行五章以寄諷未及三年而言驗理固然與夫情貴專壹彼河閒之婦與七夫之妻曾不可與言情則情之爲情可知也古詩

賦華山畿女子事世多以爲情之變幾與越禮任情者
同科讀劉伯溫作猶未免失入毋論其他矣不知一笑
相深業已心許專壹之極至其精誠足以開旣闔之棺
寔相從九地決不肯畱其身以事他氏此豈可與桑濮
閒人同日語哉倘得是人以許國當何如耶叔子此詩
蓋與余秋胡行同意雖然抑又有辨矣

題白雲圖

不孝濬兩先大人惟先嚴有遺像二幀一大夫服一居
士服皆極肖濬每一瞻拜未嘗不流涕而先慈生平獨
以方巖不肯見畫師昔年嘗有善手閩人曾鯨濬喜以

白母且云鯨老矣寫照其宜也先慈作色曰安有婦人
呈頭露面與非親非眷之男子注目熟視而不知羞者
先王制禮男女有別何嘗云老者不在此例耶且也子
孫孝慈雖無遺像益甚思慕如其不然像復何裨我亦
知人家母氏皆有像我性乃不堪獨無可也蓋行年至
八十其持論猶如是以此先慈遂無遺像不孝濬每痛
恨當時何不自學寫真則先慈至今有遺像矣嘗於序
戴生葭湄發之今觀豁堂老人此圖知吾壻葉桐初亦
抱此恨白雲如黃葉其足止兒啼耶爲泣然識此不暇
談空矣

再題白雲圖

王子仲冬桐初自婁江來示余此圖歎服二王合作及諸君子題識之古而於陳確菴數行墨尤反覆焉確菴云葉子怙恃兩失則無日而事親矣引義不仕則無日而事君矣語極悽惋於戲此不獨傷桐初之心傷茶村老人之心竝傷千古仁人孝子之心也然就其言論之亦微有不同怙恃兩失終天之恨也引義不仕正當以剛腸處之東坡先生云我輩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憐則如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此真有道入語也蓋處之各當則不第

不相戾而且相成有如確菴之言耳嗟乎嵇紹之忠忠
之垢也文山之詩未三思矣余之勉其壻如此豈不大
異於人情乎若夫慈照失傳哀孤抱痛正類葉子則既
於豁堂比邱爲葉子所作圖悉之矣兩龔鄉人杜濟題
於南京久客堂

三題白雲圖

狄梁公睹白雲而思親在其下孝可知矣反周爲唐史
錄其功又何其忠也惟吾亾友梅惠連之論不然以爲
春秋之法莫大於孤亂賊之黨武氏之惡天下義旗所
共指當時繼敬業而起者且四面而至義憤之激發所

貴君子不立其朝與眾曉然其棄其穢則武氏之誅滅
可立而待也自狄梁公以人望爲之輔而人心懈矣然
則武氏之久延仁傑之力也周之不卽爲唐功乎罪乎
此論雖近刻然正大之極雖起狄公於九京亦當拱手
輸服若置辨焉則益非矣吾壻葉桐初凡三爲此圖蓋
深契狄公思親之義然有所宜有而無其所宜無由
是言之則桐初勝

題石閭集

蔣子五言今體詩余旣已前敘之至是復總其近年所
作勒成一集就余審定且咨集名余曰當名石閭集石

閩者乃蔣子尊先人叔一先生之書屋二十年前蔣子嘗導余游其中雖兵燹之餘三徑久荒而四壁粉繪猶有存者石塊磊磊欹斜橫豎於兔葵燕麥間猶足想見昔年部署遺意庭左有梨樹一株高數丈拔出檐際秋深葉赤弄日翻風尤爲可愛余畱連久之蔣子肅然曰此石閭也雖僻在江杪無奇特之觀然繆西谿吳巒穉李仲達三先生嘗先後至焉繆先生授先人經先人躬迎之澄江館此爲久李先生以忤魏璫被逮北上來自澄江而吳先生爲李先生業師因送李先生至自毘陵先人復北面見吳先生端友集中厥後繆李兩先生竟

死璫禍吳先生死國三先生皆光岳偉人而石閭纔數
弓地結搆草草乃得託三先生以不朽何其幸也余時
聞之悚息改容曰此千百年後三忠祠也自此心識之
不忘故於蔣子之請名其詩衝口而以石閭應有以也
今石閭雖已他屬凡更數主而附三先生之名以終爲
蔣氏有意雖有强有力及豪於貲者齷處其中要決不
能攘而去也且夫叔一先生石閭主人也而能致三先
生則叔一先生之賢可知矣蔣子遭家中落能謹守先
人之筆硯師友淵源詠三先生之風以期無忝世此石
閭之後則蔣子之賢又可知矣此所謂牽連得書者則

以石閭名其集不亦宜乎借使不然去而隨流狂惑篇什形存而欲冒此石閭之名吾將爲三先生恡而不許矣今者隱然三先生許之叔一先生是之蔣子受之無愧色則其詩可知也余故重因蔣子之請欣然爲述其詳且告之曰此乃在詩之前而詩所自出者也彼拔本塞源以爲詩者將使公冶長介葛盧索解不得焉石閭主人嗤之矣

李白登科記題詞

癸丑中夏余客梁溪自北禪僧舍移寓碧山莊因寺寓中濕髀閒楚不可忍方伏枕呻吟而吾友悔菴貽余新

製李白登科記余覩其名而異之躍起把玩命意既高
布采復卓則欣然而笑笑者喜歟吾不得而知也已復
泣然而泣泣者悲歟吾不得而知也計余棄場屋已三
十年已在悲喜之外則又胡然而喜胡然而悲歟余亦
不得而知也獨竊深歎制科射策始于西漢學士之名
見於唐初翰林之官設于開元狀元在唐時已有此名
至趙宋始顯然初授官不過僉判廷評積官久之然後
入館閣登兩制以至執政宰相未若三百年閒釋褐卽
踐清華循資便躋臺輔得之者若登仙羨之者不容口
其隆重貴盛至於斯極也然由宋合論之數百人中不

愧科名者越不過十許人餘亦絕無可采向來名士狀元無幾名士挈日月而行而歷科狀元至有不能舉其姓字者惟梨園弟子多扮狀元而狀元之抱負亦無以遠過於扮者余嘗私計彼梨園者與其徒扮狀元何如徑扮李白中狀元猶可以解嘲而釋憾耶而悔菴適先獲我心遂有此記可謂古今之至快乃或者謂李白之不中狀元兒童走卒知之矣曲雖工其如人不信何余應之曰是不有蔡邕之例可援乎夫蔡邕之時竝無狀元之名然高則誠一旦與之狀元則羣然而狀元之矣夫邕亦非人所不知之人也吾意高生殆亦矯狀元之

不學而借邕之博洽以蓋之猶夫悔菴矯狀元之無才而借白之騷雅以蓋之也何傷乎且夫以李白之狂使其在世不死目笑狀元不知作何等語今一旦請入甕中正似其生平輕薄之報而非以榮之也如謂以李白榮狀元則可矣然而必無是事也無是事而忽有之所謂筆補造化造化原畱此缺陷以待悔菴之筆悔菴之筆既出造化之意則謂從來之狀元皆虛而李白獨實可也如此則李白可受矣嗟乎嗟乎無可以爲有則高才不第何必深憂千百世後雖不必盡如李白安知不附杜甫孟浩然之驥此春秋之法所謂予之者也由是

而相形相反則有可以爲無吾懼夫春秋之法又有所謂奪之者也悔菴深于春秋哉若夫余之讀是記也忽笑忽啼固別有所觸而絕不在於區區之間雖起李白於青山猶不足以知之也而況他人乎黃鶴山樵黃岡杜濬題

題程鼎菴先生傳

有因應之迹有歸著之地觀人者觀諸此而已何謂因應士君子閱歷世變不能直情而徑行不得不委曲通變此因應之迹也至其所必不爲疑然不可動搖者則見之晚節末路此歸著之地也證之古人杜陵蘇仲子

始終持漢節無所屈撓此因應之與歸著合而爲一者也最上也狄懷英謹事武曌而卒反周爲唐此因應所以爲歸著自有不可及者昔者吾友梅之煥貶之以爲延武氏之祚者仁傑也良亦正論不可廢與而歸著終屬可取故歸著重也蓋歸著定於其始初立志而終必成之中閒因應之有合有小不合君子固諒之矣吾觀休甯程鼎菴先生之行事其仕而隱隱而復求仕仕已得矣而究竟不仕其歸著有太過人者不在於因應之迹也此其所以有詩言志而又式穀似之乎丁卯季夏黃岡杜濬跋於竹西道院

書陶將軍傳

昔者吾鄉熊大司馬芝岡先生社稷臣也其論邊事諸
疏一一如燭照數計無有不應而余獨怪其於杜大將
軍松頗有違言夫先生雖性剛然非誣人者意者過在
將軍乎及戊午之役將軍與劉大將軍綖同日授命忠
節凜然然後知芝岡先生未免責備賢者太過也蓋臣
節莫難於死故岳少保有武臣不恤死之論必能不愛
死矣無論克敵立功國家之福卽不幸而如武穆之死
於權奸必不至於失身劉杜之死於封疆必不至於負
國後來杏山之敗慘於長平之坑者由主帥不能死而

坐甲以降國家之元氣士大夫之廉恥一時盡矣彼其人視劉杜何如哉若吾里陶象庭將軍之死寧前劉杜之亞也其設心敵愾所由與岳少保亦不異矣易名忠毅太常得之里人杜濬謹題

書王奉常與王石谷諸札後

王奉常煙客先生之論畫如父老之談農桑而其推服王子石谷猶張橫渠一見二程子輒撒擧比其精藝可及其虛中不可及也嗟乎知己二字豈易言哉苟以未嘗學問之人作不著痛癢之語雖贊歎千萬口不入耳也必也作家相見勝已相賞乃爲快耳今觀煙客先生

與石谷諸札子有不啻口出之好有真實不虛之讚且其情款篤摯有骨肉之愛意思蕭閒有物外之契此求之昔人雖大家名家如董巨癡迂所未嘗有也而石谷獨得之豈非千載一覲哉記余己亥客婁東荷先生知愛招攜游讌殆無虛日自來鶴堂以至東園西田畱連窮晝夜每於樂闋酒闌亦復詩文閒作先王之左好良亦不減石谷之畫烏能忘之乃一別垂三十年遂不復再見聞先生在日每以爲恨卽余又可知已惟數年前曾一遇異公於桃葉渡再一遇藻儒於承恩寺隨荷在訪敘致淒然約於秋深再至婁東一拜先生之墓亦復

未果此懷何如哉茲因石谷惠示此帙屬書其後循覽
數過不勝今昔之感縱筆直書不遑點竄蓋余與石谷
有同心云邨翁杜濬題於金陵之蕭齋時爲丙寅臘朔
日

跋黃九煙戶部絕命詩

君諱周星崇禎
庚戌科進士

佛氏戒嗔良爲道眼不開瓌屑細故與夫已實理絀矣
動無明者言耳若夫事至宏鉅名節所關人禽之界而
亦復不嗔則是形骸徒具而齷然無氣古今無氣之人
莫如馮道畱夢炎及平康里中阿家翁耳而可以爲法
乎吾與老友故戶部黃九煙先生蓋深惡之而嗔日益

甚至於無終食之閒違嗔以此取憎於世以致困窮危殆弗顧也然吾之嗔僅託諸空言而九煙之嗔則見諸實事觀其無故沈淵無病辭世非實事乎蓋積嗔有年而發揮於一旦世人但見其猝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宜其反指醒人爲醉而不自覺其如泥也可哀也矣今讀其絕命詩二章其首章固以自明其嗔之故次章直欲與三閭大夫方駕齊驅豈欺我哉夫一部離騷經緣嗔而作也故屈子不嗔則無離騷由是武侯不嗔則無出師表張睢陽不嗔則無軍城聞笛之詩文文山以嗔故有衣帶銘正氣歌謝疊山以嗔故有卻聘書九煙猶是

也蓋嗔者生氣故九煙不死不嗔無氣故若輩不生世
有我輩人不可以不辨此皆疇昔之日與九煙互相砥
礪之語至是其令子椅字禹公者過訪出二詩再拜以
爲先人知己同調莫踰老僕請識數語遂書此意歸之
禹公負才有志能終身無改於其父之道乎則可謂孝
矣乙酉陽月深廬山人黃岡杜濬題於金陵流寓之再
造草堂

跋季滄葦侍御贈序

往時嘗見滄葦文歎爲不易得願猶惜其中一二語近
錢祕書調祕書世所指名爲知文然下筆不數行便入

已調四六圓滑字句新異引據寬恕蓋難於單行非不知古文之宜單行也儉於本色非不知古文之宜本色也此其與不知者異與知而克爲者又異也自祕書盛時已如此矣況晚節末路乎予思欲効狂言於滄葦不知其已久離故處矣今年秋夕滄葦與余論文以爲古文詣境必當以歐陽爲宗卽昌黎闢闢容有未化處余驚服其言如此將令濫僞之徒何以稱伯乎及睹辱贈此篇則益信其言之不妄也蓋滄葦近日讀書主十三經註疏立乎文章根柢之地以知文章之道理真故詞潔氣治則神行而奇秀以之生焉八君子中惟歐爲最

近滄葦得之故構此篇簡括而有層折明淨而能蘊藉
時之學古文者未見其能然也但題目苦小大似以一
篇歐文送陶淵明乞食耳

跋季天中塞外詩

世有忠臣功未必及民世有功臣忠未必匡主故兼之
爲難兼之者謂之功忠之臣在今獨見季天中給諫耳
給諫初爲曲突徙薪之言卒無爛額焦頭之迹士類悲
之然其功鏤刻於天下匹夫匹婦之心而其忠終錄於
玉門之晚入亦可以瞑矣乃當時讒人猶有嗾其好名
妄言者今從令弟滄葦侍御齋得觀南宮所藏給諫塞

外詩卷深情亮節略無怨望之意然後益歎斯人忠愛
性成無時不然覺唐魏鄭公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之
語多一安排揀擇矣噫此豈得謂之好名哉

吳秋屏詞跋

不知何故羣然尙四六而古文之道微然古人亦作四
六而古文自若有在四六之先者也時人無之故并其
所爲四六可嘔也又羣然尙小詞而風詩之道微然古
人亦作小詞而風詩自若有在小詞之先者也時人無
之或并其所爲小詞可嗤也吳子秋屏示余以所作小
詞若干首短者有窈窕之思長者有歷落之致莫不按

之不浮察之有故此非有在小詞之先者與秋屏欲不以予爲同調其可得乎丁卯花生日蹇翁濬題
跋吳初明北征絕句

曩者歲在壬午余赴試北闈歷淮達薊往返川陸目擊時艱有北征漫草一卷絕句居其半良謂紀事書懷此體差便也距今忽忽四十年每一追維輒如孫樵之夢歔歔不能自禁自是以此體爲諱不復着想想及亟推去之乃今吳子初明復以北征絕句如千首緘以示余雅不欲逼視徐以吳子丁寧珍重竟讀一過則愛其氣格之高寄託之深詞藻之雋三復流連雖欲推去而不

可得然後知詩之爲用不獨能蠲煩釋忿且可以忘懷
古今也王內史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誠然乎哉
跋同聲集

吳子初明示余同聲集五言古詩一卷唱和皆同人工
力悉敵謂之同聲宜矣吳子屬余題一行余惟五言唱
和情莫摯於河梁才莫盛於鄴下篇莫富於韓孟元白
雖物感不一總以興會爲主興會不屬雖有過人之才
不能工也今觀數公之作不必問其視古誰比然皆興
會蓬勃見於方幅之間所以曲盡其妙夫興會不易得
而得之又如此其齊尤不偶然也至闇公有句見及初

明移居自有詩余俱不可以不和則亦俟夫興會之至而已金陵山傭杜濬識於昇州之一老窩

鄭肯巖小傳跋

帶性負氣之士讀古人書而慕其行事思欲爲其所爲而不克如意者大概如曾南豐所云家爲之累也古之人徑情直遂一往不返家曾不足以累之其不可及在很之一字耳僕與肯巖皆所謂慕古人之行事而不如其很者也然而有優劣焉肯巖有家而有累自號漁人而亦未恆親蓑笠此其不能很猶可言也僕無家而有累旣不能歸故鄉又不能逃世外因循混俗以至於耄

而竟不能很此乃所謂撓弱凡材何足比數哉因肯巖
寄示其自爲小傳而屬題其後感慨係之有如此村翁
杜濬識

乙丑三月二十二日青岳先生寓園海棠盛開招僕飲
花下狂座者李秋水黎惕齋酒半僕偶語及久不得鄭
肯巖消息心甚念之青岳亟應曰吾正欲言昨適有書
至且有新文及予與汝又寄示自作小傳屬我兩人跋
其後因盡出徧觀其文既美至自作小傳首簡輒云少
時嘗思入深山熟睡十餘日僕不覺吐舌曰吾向與肯
巖處以爲其人謹厚長者安分人也乃不知其志大宇

宙勇邁終古一至于此夫入深山熟睡十餘日此豈易
得哉如以爲易請問肯巖自有此願以來至今行年六
十此願竟遂與否因與青岳大笑一座歡甚飲興勃然
酒再數十行爛醉而別此不可不記俾肯巖千里如見
恨不能奮飛也村翁又識

跋袁中郎遺墨後

二百年來海內之詩大都視吾楚爲轉移始之爲長沙
繼之爲公安又繼之爲竟陵雖各出手眼互有異同然
能拘束天下豪傑之士受我馳驅豈非極一時之盛哉
中郎生當明盛之朝少年科目奇情淡泊不慕仕進與

雪照冷雲諸師講論禪悅心中何等自在清淨所稱雪
照禪師不肖先人之友也佛理既深詩情亦妙方內方
外各行其意自去自來毫無滯礙正不必定於小修所
云形諸夢寐增此一番色相而始知爲子瞻後身也朽
澆鄉黨後進身處貧賤又值亂離欲與先輩較量聲韻
分道爭雄何可得耶卽如所交嘉魚一草菴諸僧又皆
實非袈裟中人而不得不借一領水田衣隱其面目者
也撫此能不惘然後學茶村朽澆謹識

澆過吳門有追憶中郎詩中云官清但飲水名大因走
筆傑哉文人操凜似衲子律附記於此同日又識

右先生所跋明袁中郎遺墨後一則字徑三分蒼勁
無姿媚之習光緒壬辰夏江夏張君子威出以示余
亟錄附先生文集後先生文經後賢搜輯尙多遺漏
此雖隨意應付筆墨然不忍其無傳也其真蹟當謀
影摹上石嵌置吾邑茶村祠壁又先生寫真一軸亦
得自子威因請子威縮摹入卷其悔翁題詞則見余
所藏弱水詩集中凡皆前此剗剗所未能得者今并
得之先生之靈殆有以默相之矣黃岡後學殷雯謹

識

文三

黃岡陶
堽校

變雅堂遺集

文四

黃岡杜濬

與王東臯辭代求優免房號銀書

昨見足下代僕具辭深感相爲之真中心藏之矣然在僕卻自有不敢承者蓋每年出房號銀固窮人所甚苦然而事體所爭又有大於此者若屈己尊人乞恩求免又恐失僕三十年來守拙安卑之面目枉尋而直尺非計之得者也夫吾徒不能入山絕迹屏棄妻子猶然聚族而居比屋分廛則納租當差乃本等事孟子云往役義也是矣僕所苦者惟是計之不蚤以空囊如洗之人

而取辦於倉卒故覺甚難自今以往當先期半載卽節口量腹錙銖積之如數如色火耗分明雖有他故及飢寒切身誓不動此項一旦屆期吏胥到門卽舉而付之此豫備之有道則亦不知有納房號銀之苦矣若夫一鋪十家輪當單頭催交莫非其事其勞費十倍折辱多端誠非人情所堪然而僕行年六十一今年當單頭辛過身矣又十年而一輪則年已七十一矣夫以七十一之老翁猶能任單頭之事奔走里閭爲當世鳴鑼擊鼓朝呼暮號而催房號則不第其壽不短而其爲老而不衰又可知也豈不甚幸乎哉惟恐不能得而乃求免乎

況如僕者羈旅之人飄蓬汎梗非有先人之敝廬與唐代之口分世業世守而不可動也寒裳而來納履而去所謂不知明年又在何處又何必過爲久遠之計子孫之謀而求優免耶且夫優免何謂哉謂優待故免非紳則士必其有職業於斯者也若老僕何有而欲倖廁於其閒寧不有覲面目乎雖以寒門自先曾王父以至不肖之身四世列科目屢叨優免然其事已在前矣此其尤不當優免者夫不當免而免謂之苟免僕誠不忍因區區而易苟之名不當求而求謂之妄求足下又何必因僕之區區而近妄之譏哉極知足下不過念僕之貧

省得一費亦非細事若是者徒深愛我也然僕之薄福不識好不自今日始矣猶記二年前秦興縣令李君嘗介吾友季滄葦請僕修邑志爲言云秦興縣志自王穉登一修之後距今百餘年而邁先生舍先生不可矣聞其議幣頗不薄邑中好僕者如季方石李知損輩皆歡忭相慶以爲此舉可以救于皇之窮矣乃僕徑爲書辭之其略謂譬如從來瘖瘂之人一旦儼然言語則世必駭爲怪物不若求時之素能言者而屬之於是向之爲僕喜者更相與咨嗟歎息尤僕之窮不可瘳誠哉自作孽云嗟乎僕豈不憂貧者哉然而向之辭修志者辭其

所不當承今之辭優免者辭其所不當免也此不在憂
貧之列者也願足下默識愚衷立己其事而僅存其意
與僕稱兩得焉則僕之誦義屢晉而益高垂之永永可矣
與孫豹人書

豹人足下弟聞交淺不可以言深則交深者言深可也
弟與豹人交垂三十年每憶得樹堂中之講摩寺園竹
下之唱和可謂深矣此其道義相勉顛沛相扶當何如
也日前偶從友人所見一紙羅列時髦姓名其中乃有
豹人名心竊怪之夫人莫不幸而有不知己之知己莫
幸而有知己之不知己今豹人不幸而有不知己之知

已矣此時卽欲作數行用相砥礪旋復已曰豹人安俟
此哉彼其志見於憶昔之詩其行藏定於棄諸生之日
皦日之誓吾信之久矣意其聞有是也必且曰此言何
爲至於我哉豈其以我爲不眞而試我耶一入其室則
足以供彼之抵掌不待天下後世矣我其必不然如是
則弟可以無言矣乃數日以來人言藉藉至謂豹人喜
動顏色脂車秣馬惟恐後時弟雖不盡信而有不容已
於言者然言而有作文字之意旁引曲喻連篇累牘華
有餘而誠不足借題市名蹈文士之惡習弟亦不爲也
今所効於豹人者質實淺近一言而已一言謂何曰毋

作兩截人不作兩截人有道曰忍癢忍癢有道曰思痛
至於思痛而當年匪石之心懔然在目雖欲負此心而
有所不能矣且夫年在少壯則其作兩截人也後截猶
長年在遲暮而作兩截人後截餘幾哉豹人勿云非無
此忱無由自達也向使豹人有危病廢疾其終無有達
之者耶又勿云我第往而不爲今有寡婦將行語人曰
我往而不爲也三尺之童以爲欺我矣夫子曰匹夫不
可奪志也見義不爲無勇也深願豹人堅匹夫之志明
見義之勇毋爲若人所笑則吾道幸甚弟將再拜以賀
三十年古道相期必如是乃不相負耳弟之言止於此

慎言其餘足下試思之

與周櫟園言黃濟叔所注六書

不肖濬達科無根日下又將浪遊遠離部下瞻戀依依
也有久欲自先生者故人黃經濟叔生平嘗論定六書
二十卷自謂頗極苦心嘗以求序於濬濬觀其書一正
諸家踏駁附會之陋洵爲許氏功臣今濟叔死而其嗣
子謹愿力田然廢學已久未必能護惜此書濬乙酉至
東皋欲索得之行復自念赤貧無家之人旣力不能爲
付梓以傳又東西游走萬一放失其稿或久閉笥中徒
飽蠹魚又或僕婢竊之以易餅餌則故人心血翻漸滅

於吾手罪過不小踟躕而止茲惟濟叔旣嘗幸交門下
荷櫟園先生恩分不淺而先生又嘗深賞其篆刻之技
贈以奇文以爲直跨文何而上濟叔在日每酒酣則出
以夸其座人謂周先生一代法眼品題如此誰復能易
隻字者語次復及昔日患難相同一段情事則泫然而
泣已而更大笑以爲非患難不得遇周先生也夫以濟
叔平日感先生破格如此則其死後亦必蒙先生悼惜
可知悼惜之效誠莫若爲傳此書蓋先生聲華位望欲
傳則傳非若濬之有其心而無其力也由是言之使濟
叔有知不以此望之櫟園先生更誰望哉濬嘗竊伏歎

先生古道獨行諠篤死友如向日於林宗太沖兩先生
近日於孟貞于一與治諸老友之遺文皆不計有無表
章之不遺餘力初非待人言之也則今日又何待濟言
然濟僅能言則亦爲其所能爲者而已雖蛇足可也況
此書是正經史嘉惠來學較文人別集更爲切用先生
以斯文爲己任諒在他氏猶孜孜不遺況濟叔乎今第
懇先生於東舉人士之便一言及之其書當自至又必
其人非不悅濟叔者不然慮其爲李賀之表兄譚子之
宋齊邱也又其子孱而其弟鷲亦不可不知惟先生旦
晚畱神則濟叔生平得附知愛之末爲不虛而士之刻

心述作者亦恃交道以無恐甚盛軌也濬有哭濟叔二
詩并呈台教倚裝率削佈此區區之心臨奏翹切之至
復屈翁山

僕知足下久矣蓋古魯仲連之流而僕之同調也兼知
日者足下客廣陵所與游處有甚好僕者亦有甚忌僕
者夫好僕者之疏不如忌僕者之密意足下之耳必多
忌者之言自分長與足下未卜定交之日矣乃茲者歡
然相求以大集敘言見委齋書造門再四不厭而且書
詞之婉稱謂之謙若魯直之於子瞻如見所甚畏者則
是足下不但不用忌僕者之言亦並不盡出於好僕者

之說特達相知不隨流俗其明審之識有過絕於人者也夫士貴有骨耳然無識之骨剛不得中不當剛而剛與當剛而不剛均之於世無益也昔魯仲連先生惟其負絕識而後有真骨彼其不肯帝秦是其骨也其云梁未睹帝秦之害則其識也方秦昭襄王時去始皇尙四世而仲連獨先見帝秦之害其言如此豈第梁秦一時之故哉蓋已舉異日始皇并天下稱皇帝之後恣睢暴虐阮儒焚書築愁築怨人與爲怨家與爲仇之情形一一灼見之此其識爲何如哉是以一發而得剛中合乎易象其骨堅凝奇秀橫亙千古蘄然爲人心世道之所

賴繫其識則使然也今足下負識如此以小推大則其骨力之所至將不繼武古人與而世俗區區猶以肉妻之末節議之夫不是其歸儒而反非其逃墨徒見其不樂成人之美而與忌僕者同科也何足爲屈子累哉有友如此誠使僕焚棄筆研則已如尙未也則不敘吾翁山子集而又將誰序但懇足下少徐之俟僕一日游山水快意時縱筆疾書文不加點乃爲合作耳濬白

與奚蘇嶺表弟

昨讀大作椒山集序發揮先德使人悚動便是奚楊合傳可以傳矣但僕竊有芻蕘迂腐之見以爲於世宗不

必加貶且彼褻此貶不無著相大抵世廟一朝自楊新都去國後繼而相者無一端人嚴嵩不必言卽桂州亦多破綻然而當日朝廷尙自威靈者以羣小人不過爭榮固寵黷貨自封而主上大權獨秉誅殛不貸此所以始終四十六年仍不失英主之名也若謂太阿盡歸嵩未免過抑矣夫子作春秋定哀多微詞後世樂毅不謀燕王猛不忘晉僕嘗撫卷流涕況三百年祖父長養之宗國光祿公靖獻之本朝尙冀作者少加點易元稿數行卽全美之文也蘇嶺學問中人故僕敢以此告之若彼滔滔何足語此率臆妄言必如是方是真正弟兄朋

友揣知己不以爲罪也如何

復于公辭聘修江南通志啟

恭惟

云

云

茲際重熙累洽之期正逢偃武修文之運幅

員萬里而加倍禮樂百年而後興而台臺朗映金甌高
標玉尺發凡起例全提虎觀之綱徵實秉公獨契麟經
之指眷言翰墨圖書之府必求卿雲遷固之才九州箴
非楊子莫爲六合賦豈劉生可辨而乃過存老馬早背
長途左顧陳人甘同棄物如不才某者曾何足收哉旣
已少不如人况復老於作客楚才晉用今非列國之時
髮短心長久絕封侯之夢古人孰比有百里奚趙充國

之年舊學都荒無任彥升江文通之筆耳聾畫字目眩
生花南北東西似逢生之莫辨視聽言動學顏子而已
遲才學識三無一長生老病四逾其半對鶴蓄而增愧
歎鼠技之真窮誠昧昧思之乃油油以退也所貴知己
在各有能不能自非聖人敢云無可不可興言及此尙
慎其餘仁公視流寓猶吾人以老安爲素志伏乞追還
寵命別揀英儒謹藏華翰未爲奕世之榮遙望崇階先
申九頓之謝臨啟無任激切

文四

黃岡陶炯照校

黃岡杜濬

送汪子謁選序

仕一也而毛義有美名温嶠無令聞夫義捧檄而往得
官不過州縣之小吏治績不見於史傳而反得美名嶠
絕裾仕晉爲公卿大臣著勳勞矣而反無令聞其故何
也蓋義之捧檄所以養母而嶠之絕裾遂以棄其母也
此其得失善惡之分固已霄壤矣然風俗日媮人心日
僞世豈無居温嶠之實而飾毛義之名者將何以處之
於是又有真不真之辨焉真者其平日必有孝愛之實

有庭幃之戀身可以食貧而惟朝夕以不得甘毳奉其親爲皇皇不得已而求仕語人曰我以爲養也則真者也其或不然考之平日一無可採而家復不貧未嘗不得已而求仕若不容已語人曰我以爲養也則非真者也雖然真者固可重矣而非真者亦猶有所愛護也何則彼其知養親之爲言甚順而得已不已之求仕將見嗤於大君子從而爲之辭以自託於孝此何世之人與後之人何必然不媿不畏苟有圭竇爭先處強用相夸示惟恐人不知也又何事託辭乎當是時但求一非真者且不可得而乃有一真切爲養不得已而求仕者出

乎其閒其爲可貴重當何如哉是於吾友汪育風稱僅見焉育風懷文抱質上有賢母家故不貧而貧於爲善及好韻事其爲善也母夫人喜之其好韻事也母夫人亦不禁之乃一旦卹然貧矣至是來別余云向以明一經試得縣令今當作選人余不待其詞之畢而知其爲養母也蓋育風平日固所謂有孝愛之實有庭幃之戀身可以食貧而惟朝夕以不得甘毳奉母爲皇皇者是行也至不能脂轄而諸昆友愛爲之拮据以勸駕其貧如此則其奉檄而喜與毛義異者古今之時而未嘗少異者人子之心也育風行哉遂書以送之

送宋荔裳之官四川按察使序

君子之學出處二者而已出處之道處以爲身出以爲民而已求之當世處以爲身者當如宣城沈耕巖先生出以爲民者當如合肥龔芝麓先生耕巖而外處而賢者不具論芝麓而外出而賢者則又有宛陵施公愚山萊海宋公荔裳二公皆余石交而稔其心乎爲民者也宋公往年觀察兩浙政成化洽爲民之效則既見矣中間不知何故跼伏者十年寓內之民皇皇汲汲望公之復出至是聞其以原官起田閒補四川提刑按察使斯民相慶於路而士論翕然旣以日者竒寃得白爲公喜

又有稍稍致惜於其間者以謂向使公微一蹉跌則十年敷歷計今已秉鈞軸居中而運澤之所及者遠奈何蘇而復上絕險千里獨幸西州之民乎吾獨以爲不然夫居中而運其權分而去民也遠按察一方其權一而去民也近且今民困莫如楚蜀而蜀又甚於楚則度公爲民之心宜莫如蜀然則按察之任雖使公擇而處之不是過也奚惜乎雖然公何以治蜀夫公奇材也救靈之道非他人所能隄度惟吾考之前烈治蜀最著者有三人焉莫不因時制變有卓然不可易之識卽亦可以知公矣在漢初葉文翁以文治蓋蜀承新造其民不知

禮譬如田舍翁家未嘗見典籍草野而倨侮矣從而教之延師受經所以擊其蒙而通其志使知向方文翁之時然也在蜀漢諸葛忠武以嚴治蓋劉璋富而辱其民不知法譬如懦師之縱頑童繼之者必峻其章程威以夏楚然後循循服吾教武侯之時然也在宋張忠定以剛治蓋沃野長養而盛宋涵濡其民不知節譬如有餘之疾宜用剋伐疾愈藥止耳忠定之時宜然也若夫今日之蜀何如哉獻賊肆虐之餘民不知命矣譬如癰疽潰爛旋事收拾藥餌醴粥循次謹節猶恐不濟又必禁其所忌戒其所怒勿風勿勞以善其後是又向者文治

嚴治剛治之所未合而期以仁治焉者也蓋古今之遇
獨際其難非有奇材卽仁心亦無由達此則宋公之時
宜然矣夫公憲臬大官與文張守郡事體不同乃若武
侯以丞相領益州牧至今蜀人思之不忘公其類是與
且夫按察之任在於察吏察今日之蜀吏貪無所取而
酷無所施惟其使民得墾南畝則吏之良者也刑期無
刑較之他日轉覺少易焉則於公出而爲民之心豈不
尤加惻怛哉至於公之文章騷雅媲美前人方將發揮
山水之奇秀興復名賢之遺蹟姑在所不言惟言其最
重者最重者何出以爲民也

送葉桐初北行序

君子之愛人也見其行事有不合於理者則言之言之有聽不聽又或不但不聽而益加甚焉則與之言者意本於相愛而效至於益其疾何貴於言乎葉子桐初所謂言之而益加甚焉者也吾何以言爲雖然吾老矣言之而聽固不失其親其情可以感言之而不聽而又益加甚義亦可以別矣則言其可廢乎蓋葉子之粵遊也萬里之行踰年而後返此於理非甚不合也可以無言也葉子返不數時不遑他及孜孜汲汲然又將惟北游是務此於理甚不合也不可不言也嗟乎葉子四十年

前四歲孤嬰耳嚴君不幸母夫人秉節抱痛辛勤鞠子
以至於總角投書成童能文章魁然丈夫尺寸皆母恩
則尺寸皆父淚也爲葉子者理宜刻苦讀書期破萬卷
以春秋爲法令以孝經爲表裏以笈氏六言爲門戶以
康侯義例爲斷制潔身隱約力著一書用明已志其人
其書可垂久遠使賢者歎服而憑弔及於先人乃葉子
之事也奈何專以北游爲嗜慾乎蓋葉子自粵遊以前
不及四年而三遊於北何其勤也義亦可以止矣今又
席不暇煖約車戒徒若有期會何也向使葉子猶平人
吾猶望其少異於眾不屑駢肩疊迹面積塵而顙流汗

若羣丐之爭朱門見之惟有卻走乃爲得也何況別有
懷抱如葉子者無論三千里之程冒寒觸暑俱屬無謂
卽見星而起與眾並馳策其馬而北向惟恐其不及其
時自奪面目得毋覺其不類乎夫子謂賜也不幸言而
中吾之三說無一不中而亦不敢以爲幸也彼赫赫炎
炎者戲耶夢耶於我何有哉乃無日忘之乎或曰葉子
此行爲葬其親計也余曰噫是何言與惟此一事於此
行尤不相宜耳以此營首邱是傷親之心也誠如是葉
子可以別矣

贈汪育風序

黃海之汪與吾楚之汪相去千餘里而神契之密若僅隔數舍在吾楚者居然吳人在黃海者居然楚人也豈獨汪姓然哉昔金文毅公語人云吾家於楚旣數世自應童子試卽受知於楚學使葛水鑑先生拔第一補嘉魚學弟子員生平學問文章得力之友若譚友夏黃美中任澹公皆楚人則吾始終固楚人也此語距今四十年矣而吾友黃海汪子育風氏以名父之子嘗遊於楚居於楚遂以文高補吾郡蘄州學弟子員旋復歸歎猶時時稱道居楚時事不能忘與文毅公相類余固已心識之其爲人從容豈弟有俊逸之才慷慨之氣與人交

務不欺尤喜寓內詩文知名之士然能辨其真僞別其
新舊故可貴也余性疏直顏墮迺楚人之最無用者而
育風不棄遂爲忘年之交豈非三湘七澤之荒遠與三
十六峯之靈竒有相觀而善之道耶夫育風華國之器
而吾楚筆路藍縷之鄉也何足以爲育風重然而有足
以相長者如育風好讀書而吾楚有郝仲輿先生手註
九經文成數十餘萬言辨博精奧爲從來諸儒所不及
其他論著又數萬言壽至九十餘時謂之儒仙讀書不
富如是乎育風能飲酒而吾楚有袁小修先生飲酒以
益爲器每飲盡五益而神明不亂談名理愈妙同時會

稽陶石簣云吾每造袁三值其醉輒聞所未聞及其醒也不過一才人耳飲酒不當如是乎育風好賓客而吾楚有邱長孺先生傾家宴客四方名士結駟連騎而至以不得爲長孺客爲恥而長孺學識議論亦多得力於客由是詞翰風流傾動一世時人爲之語曰使世無長孺則風雲無色矣其推重如此好客不當如是乎而長孺同里又有劉延伯先生其收藏書畫古玩幾與人主埒世所傳右軍右丞真蹟皆其祕閣中物董宗伯嘗至其家請畱一月然後得闕其半故宗伯題跋中每稱西陵劉延伯云至於他古器服玩言之令人咋舌搖手不

肯信乃延伯兼資文武嘗購求天下奇士有能爲國家
立不世之功者劉某有一本帳盡送與之蓋志在報國
也育風亦復好此不當如是乎然四者之中讀書本也
餘三者末也育風知之矣由是而左史倚相屈宋之徒
皆可以故人遇耳而況於余乎此余之所以爲育風願
也育風年未三十有四兄皆孝友淵博育風以明經授
縣令偶一語及必拱手曰此吾諸兄之教也吾兄尙勉
我捧檄養母我安忍違之可謂兄友弟恭矣然吾觀育
風行吟坐嘯閒恆若有所不得於中者家之中落料不
足以介介豈非楚人善怨風俗移人賢者不免哉然識

者益有以知其胷中之吞雲夢在是矣未易爲俗人言也惟可以贈育風

送黃童子序

秦州黃童子虬年十一卽以善弈稱下弈秋一等耳甲辰之歲余客江都童子之父忽率童子來謁阜緜短衫質猶嬰孩余顧之而笑別去五年余客秦興童子之父又率童子來謁則其年已踰成童與之語敏穎可喜問其弈旣居然秋矣察其意若親余者余甚異之坐甫定其父爲余述別後嘗攜童子北走燕市挾其技謁名王將軍有某將軍愛童子厚資金帛畱居毳幕日爲滄酪

之飲居一年童子思母欲南歸將軍不忍違聽之而命
工圖其形朝夕以玩如對童子復厚有所贈而丁寗童
子明春必再至其愛之至於如此方其娓娓陳述時余
左右顧若無聞者語既畢良久余顧童子而歎座客或
戲余何歎豈非歎已不解弈而空遇國手耶余默然不
之答也嗟乎此豈客所嘗知哉昔先王愛人必自童子
始故七歲入小學教之以入孝出弟之節灑掃應對之
事十五入大學教之親師取友離經辨志得聞修齊治
平之道是以成就人材非後世可及卽降而至於漢唐
宋以來之盛世雖不能一如先王之教然童子受書父

師課其誦習爲之講究不見異物不事佚遊以須其通
達強立往往亦得偉人爲世道之賴今童子彬彬魚雅
有可以學問之質然其生也僅十六年則其所習見習
聞者可知矣又以其善弈也爲之父者以貧故不得已
而鬻童子之技奪其入學之時出門而交千里始發軔
而其所與游處已如此語云童而習之則從此以往吾
恐雖有大賢將不能挽回童子而與之談鄒魯也其可
謂之幸與不幸與夫士生而不幸天也然志士傷之矣
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而凡今之人乃或不知其爲
不幸又甚至以不幸爲幸有覲之顏過乎吾前者無足

責焉耳獨惜童子有可學之資當入學之年猥來親余而余竟無益於童子昔之人一遇郭泰輒折節向學卒爲名士豈皆虛言哉童子自此將南渡江復北之淮則其所遇者又可知吾滋爲童子懼焉而莫能挽也於其行也聊述吾所以深惜童子之意且崖略舉先王之教以告之使志之於心庶幾童子雖不暇從事於學而尙知我生之前固嘗有是說不致汨沒訖無所聞而懵然於孰爲幸孰爲不幸然後知余向者之一歎爲可思也

送朱喬三先生之任松江序

朱喬三先生貳守江寧六年乃以丙寅秋七月陞知松

江府事維時黃岡杜濬久客茲土素與先生爲至交於
其將行赴任從而劬營民情有不易得者是不可不論
也於何見之蓋自古郡縣守令之賢者久於其地一旦
陞遷以去其民戀戀不忍舍者有之矣然必親民之官
與文法之吏利害切己者也今先生職掌在糧粒而功
效在漕輓終歲僕僕則其於斯民也亦疏而不親矣顧
何以聞先生之將履新任以去也汲汲皇皇攀轅卧轍
之意比於親民之官文法之吏利害切己者猶不啻過
之何也蓋余以詢之於此地一二耆老之不妄語者咸
曰我公之去吾儕小人之依戀毋怪其然也夫江寧爲

官府之都會我公以名甲第文章滿天下而康濟著於江淮之間顧能和易平澹不以才智先人有圭璋之度焉使諸大夫皆有所矜式是其不可無公者一也我公盡心所事勞勩百端家日益瘠負日益多而守日益峻然惟仁自榮廉頑而立懦道不外是矣是其不可無公者二也公雖不受民詞然爲上官所倚重每有疑案輒以屬公公秉公立斷民自以爲不寃此其不可無公者三也地方利弊公雖不在其位然知無不言當事者從而興利除弊其有造於吾民甚大此其不可無公者四也夫以四不可無而一旦去涖鄰羗正位邦伯職掌無

他寄自此更加專壹直遂以澤其民能不羨而且妒乎
語未卒余爲思之是固然矣然且有處也夫自春秋時
歲星在吳似至今尙未退舍故疇昔之日三垂不靖而
吳獨晏然亦且仕宦其地者多能恤民之隱不至於顛
仆至朱公尤以大賢上材應期而至今雖遷擢不出吳
境將又必有如公者來貳守焉繫歲星足賴也可無深
慮耳獨衰耄如余將何以處之余楚人也歲星之所不
照星祿家言余計星守命賴有文昌四星臨之故骨肉
難言而文章遑遑有知己過於骨肉如朱先生是其人
也六年以來飢寒以告患難以告疾痛以告先生雖百

冗蠅集未嘗不手書報可而其詞情之溫潤書迹之秀
逸種種可傳洵哉其爲文章骨肉也是孰爲之乎豈非
文昌四星卽余之歲星其可以相違乎違是星則計星
益無所忌而芒角彌利其可以當之乎然則如之何深
惟金陵旣非吾土固非舍魯何適之比也正當往依知
已耳夫雲閒余舊游地幾社諸友之子孫多習余姓字
者先生往而政成人和大興文治俾復幾社之舊而余
猶知路之老馬從而左右於其閒暇則五湖三泖恣其
徜徉而因以佚吾之老他日列於松江流寓之末附先
生以傳則斯民與塾老兩得之道也是先生之心也與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新安孫子無言僑居廣陵有年矣一旦忽徧告友生日
默且歸黃山於是諸友生之能言者多爲文以贈其行
或言黃山奇秀而揚俗稠濁孫子歸去爲宜或言黃山
雖勝而索處寂寞孫子性好友朋樂唱酬議論恐未必
能堪或羨孫子歸而率其子弟修耕讀之業爲策之最
得或慮孫子入山深窈將不可得而見有離別惘然之
意或託物引類以形容黃山樹石之奇怪他日訪孫子
必將畱連其閒孫子具以示杜子以爲何如杜子曰是
其文詞工矣然而子之歸未可以爲實然也孫子曰然

則余誑乎杜子曰非誑也而有說焉予不睹夫詩之所
謂展轉反側乎今夫卧者以求寐也寐焉則已矣而或
不能寐於是展焉轉焉反且側焉而卒不能寐也則其
展轉反側也都無一是也人之於世也求安甯也安甯
則已矣而或不得安甯也則其所爲亦無一是也當夫
天下之平也士君子居鄉則有田園親故之樂居外則
有山水朋友之適久於家而倦則言出其出也逍遙久
於出而倦則言歸其歸也優游道路無虞行李從容故
出可以必出而歸可以必歸也是甘寢而熟寐之類也
及夫世之亂也居家者驚惶於兵燹則聚族而謀一出

居外者踉蹌於烽火則比耦而謀一歸不知他鄉吾土
情狀略同究竟欲出而徬徨有靡騁之嗟欲歸而踟躕
有靡至之悲而又空乏於資斧艱難於提挈則其事將
弗遂而其行將弗成也是展轉反側之類也我知之久
矣然則孫子今日之言歸也其竟能實然與其亦猶夫
不寐者之展轉反側而不能自己與且夫不寐者之始
而不安於不寐也故展轉反側以求寐也使其知終不
得寐而展轉反側之無用則盍姑擁衾焉以俟東方之
昧爽可乎又何以皇皇汲汲爲哉孫子聞吾言而憮然
曰子之言將無然

交勉篇應蔣子

蔣子前民交予三十年始與余論詩余謂莫如讀書蓋不讀書則不但率易無詩卽苦思力索亦無詩也繼與余論道余謂莫如守正蓋不守正則不但非吾孔子之道亦非老氏佛氏之道也蔣子是吾言而從事有年今其爲詩旣已邃於古而其爲人不俗不俗最難吾未見其人而獨以許蔣子則蔣子何如也蓋余與蔣子少有絲豪之益者不過如此而已而蔣子勤勤懇懇嘗憂余不飽而自忘其無食嘗憂余不溫而自忘其無衣往往蘇余之困而扶余之顛則蔣子於余所爲尤難也蔣子

少余十齡今亦且老則余可知矣至是別三年再至廣陵相見余頭髮盡白蔣子顏亦加蒼揖余而請曰方今交道淪亾可悲可涕之日予兩人凜凜幸不玷於古以至今日是不可無一言以紀其難又不可無一言以勉其後也余謂紀其難崖略旣具矣若夫勉其後則十三經淵海也孰能別吐一詞乎無已則先輩文字中不無閱歷近情之語可以書諸紳者如吾邑何綱卿先生之文有云千秋之盟一語可破白首之交一事可傷自恆情論之一語何語一事何事其道固薄矣自君子論之可破而遂破可傷而遂傷亦豈得爲至厚哉然使徒知

是說惟務自處於至厚而不計處友於至薄亦非中正之道故吾嘗誦何先生語以自儆而惟恐或出於此斯兩全之善術也今并以告蔣子俾交勉焉則吾兩人之交雖從此以往又三十年如初也

外父王養所先生九十觴詞

由丁未之歲上溯至於甲戌濬侍兩先大人去其鄉黃岡而僦舍於金陵居焉凡距今三十有四年矣而吾外父封公王養翁先生以是年季夏巋然壽登九十當世榮之蓋前此歲在丁亥外父壽登七十歲在丁酉外父壽登八十濬概以遼絕之蹤不獲登堂執竿又力不能

走一介之使子壻之禮缺然西望而搔吾首無可如何也獨今歲閏夏客維揚逢內弟雪洲太史電之茂才相勞苦問訊不數時言別將歸而稱觴焉濬卽不能往而得附兩兄之便以將一念之慇懃其又容已乎顧且思之不第在禮不以貨財而語言文字亦各自有其分夫以吾外父道德之滿衍門地之赫奕子孫之多且賢此人人所能言無俟濬言者也以濬始識事見外父諸老交若甄司寇錦石晏太宰元洲暨先君子晨夕聚首若兄弟懽今昔之感此又濬所不能竟言者也漢世重高年九十者尤隆禮矧榮封重疊如吾外父者乎則從此

遐齡以數百計當必蒙安車几杖之賜與庶老殊等此
又自有言者而非濬野人所宜言也然則濬分所當言
足以發外父千里之一笑而爲垂白之壻油然而一引
滿者其惟疇昔知己之言與蓋濬嘗記方兒時侍外父
外父喜而語濬曰吾夜來夢城中報會元人傳爲吾壻
吾亟索題名視之果然吾壻必勉之吾夢行驗矣會元
者世俗會舉首之稱也又濬出就童子試輒遇知賞餽
學宮外父益心喜更舉前夢相勉已卯濬省試旣擬冠
賢書矣復以語犯忌諱置乙榜外父以爲終必得也舉
前夢相勉如初乃無幾何而滄桑駭目濬一旦舉殘局

棄之不復顧漂泊於東南晞謝髮而乞陶食會元之夢
竟何如哉正使真得之不過一夢然世俗之見豈肯如
此乎夫古今翁壻相知稱樂廣衛玠然不過清言標令
而已無足多取也惟晏殊之知富弼杜衍之知蘇舜欽
差有可稱豈以具眼如吾外父而顧不若乎不然也今
請設三說以佐典籌倘外父以謂會元之盛莫踰王唐
然使王唐在今日不過如吾壻而吾壻之不爲王唐乃
所以不愧王唐吾夢必如是而後謂之驗也是真知己
也請舉一爵倘以謂會元美名也而闕茸嘗得之天下
士顧常失之今吾壻研精古文修復昌黎廬陵之業寧

肯以彼易此吾夢何必驗又何嘗不驗耶是亦知己也
請舉再爵倘以謂吾壻實可以會元而僻錯自廢致負
我佳夢吾惜之殊甚焉是猶然知己也請連舉三爵何
如噫濬於是時亦年垂六十老矣而獻壽之言如此豈
非知己之感與南山無極哉自此以往再舉三萬觴可
矣

六十自序

歲庚戌立春後三十有二日杜子齒登六十蓋至是先
君棄養已五年先慈棄養已十一年杜子去其鄉三十
六年去其壻十四年又十二年嗟乎人生遭際至於如

此而於是日也猶欲吹笙製錦聽信兒輩句人不入耳
之言來相垢污苟以塗飾人之耳目是無心肝也吾豈
爲之哉於是兒輩具曉老人意不復有所妄動老人得
晏坐無事適几上有墨瀋黝然豪素楚楚老人試一拈
弄無所寄興則聊用自識其生平之志趣與年俱變凡
經三變以至於今日也方年少時自負才氣念欲登上
第衣緋乘傳齎三代誥命歸拜兩親於堂上而命數阨
其前場屋裂於後壬午再乙其事遂往此旣一局矣中
年值用武之世亦思提十萬師橫行其間運籌決策戰
必勝攻必克使麟閣圖吾形而勳業照耀於史牒良足

愉快稱奇男子顧此事非可以獨辦而一時談兵者皆
妄人且意在反覆無足與言則誰與其馳驅哉此又一
局矣馴至五十稱始衰無復當世之志惟有山水之好
思褰裳從之雖戎馬戒途足迹不能徧而東南近地若
豫章之廬阜新安之黃山浙東之天台雁蕩猶冀深游
焉而又有落吾事者衣食於奔走則日不暇給因循於
歲月則筋力浸衰畫餅之譏何由解免耶此又一局矣
三局屢遷無一成事則六十老矣從此以往倘荷天假
之年得如兩先人則二十年中豈堪復作游子顧不一
勞不永逸誠願先以一年努力忍辛苦北走燕市投知

已故人爲椀飯粗足息肩養恥之計然後歸而閉戶究
經史未竟之業尋古人已墜之緒并自刪訂四十以後
所作詩古文辭定爲一集而焚棄其不欲存者是其用
意猶不能不在於傳哉則又未知其可得乎不可得乎
噫不如飲酒

胡曰從中翰九十壽序

憶余自客金陵卽交曰從胡先生於今四十年矣曰從
以今癸丑秋九月巋然壽登九十而先期誠其二令子
曰必毋乞言無已則吾社中舊人有杜子于皇年亦六
十餘尙能古文不爲浮詞瞽說從來深知我聞其時時

念我欲贈以一言及是其可乎於是其二令子來余草堂再拜具述尊君指而仲子致果與余爲席研交亦且三十年世好彌篤尤三致意焉余欣然承之曰此固余心也然余之所以知翁而思見之於文章者豈尋常里巷之說哉夫翁春秋至九十則其爲世士所睹聞非一日矣生平孝友之行孚於鄉黨真實之誼信於朋友博雅之學著於天下固無俟予言矣余所以深服翁者翁忠愛骨鯁負倣儻之畫策非常人也當甲申之歲天崩地坼亾其六璽時畱京立君封拜紛然須璽書急無有翁素精籀斯法而身在輦下目擊新政無終歲之計乃

作而歎曰斯何時哉而可以如此乎吾觀自古國家不幸而遘難則太學諸生往往忘軀效忠吾其有以處此矣於是齋戒致誠閉閣考古手鐫御寶而撰大寶箴一篇藉寶以獻蓋其用意在箴不在寶也言甚切直尤足慨者謂祖宗大寶自天啟七年以來爲宦豎所弄寶墜於地雖繼以明聖有堯禹之憂勤而獨力無輔僅能援旣墜之寶至於十七載而終於不能久留以有今日則今日當何如痛心疾首祈天永命用光復此寶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曰天難諶斯命不易哉守寶之道在斯而已其略如此不作韻語慮弗省覽也旣得上諭

所司收新寶而官本生中書舍人以示恩獎然意在寶不在箴矣改弦易轍無聞也翁語所親曰昔南宋陳亮上書言天下大計朝廷不能用議量與一官亮不受曰吾欲爲國家開數百年之基豈用以博一官乎卽日渡江東歸吾雖才不逮亮而所遭適類是天下事真不可爲矣自是遂絕口不及世務厥後嘗獨處一小樓足不履地者三十年雖金石古文法書墨苑其生平所好然至是聊用排遣直寄焉爾仲子負才知名翁每教之啜菽讀書便爲奇福不可放心外慕仲子佩服惟謹老患耳聾鮮不謂苦翁輒喜曰得不聞世事何其幸也跡是

觀之翁何如人哉蓋翁嚮操壽國之術朝廷不能用退而以壽其身裕如矣昔西漢平帝時梅福上書論王氏見忤遂棄家隱吳市門後竟得仙今推翁出處法亦宜仙仙則其壽不可以數計則其爲九十者豈但倍之云乎蓋余之知翁祝翁惟其大者如此宜翁以爲知己而有取於不腆之文也

劉季英處士七十壽序

常熟東南之望邑而應山楊忠烈公過化之地也當忠烈之令常熟固已有神君之譽其後入總臺綱輒首疏擊逆璫直聲赫然震天下至今讀其二十四罪疏猶令

人皆裂而髮指爲之心悸何其壯也其直氣之所感由是
不及數十年遂有其邑之瞿稼軒先生與江陵張別山
先生同日著節烈駕風霆而挈日月此常熟之再盛也
其窮而在下者則有諸生錢泓毅生之患難而劉季英
處士以知名焉毅生負耿介之性爲其所不能至於力
盡氣竭困踣顛頓計畫無所復之與溝壑爲鄰而故人
皆莫之恤處士獨奮曰誠如是則朋友之道絕矣彼
藏張儉而芘趙岐者何人哉於是延致於其家處士亦
家故貧乃推解而衣食之又以女妻其子以子北面受
經焉然後毅生得全活令終劉處士之力也嗟乎江河

不返久矣貞岷誼士不過其性不可易危言危行踽踽
涼涼恥與無所不至者雷同耳而小人枉作遂擯之不
遺餘力則亦過矣今毅生往矣而處士巋然齒登七十
人之爲善曾何負於生平哉顧事必有所本而風必知
其自故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語云蓬
生麻中不扶自直非適然也蓋必先有楊忠烈公之忠
而後有瞿與張兩公之節今處士義至高雖其所表見
不得上比於三鉅公然歲之相後不及百年地之相去
不及十井而一氣感召處士由之興起豈有二致哉余
故因其子士泓其孫宥不遠七百里以獻壽之文來謁

文五
三
爰樂爲撮其過人之概列三鉅公之後太史公謂夷齊
爲附驥斯亦近之與今三鉅公旣上爲列星矣而處士
久視人間形神雙妙有仙之道焉子若孫持此文歸而
介觴處士且傳豈但以百齡計乎

孫桴菴六十壽序

孫子桴菴交杜子二十年久而彌篤或問杜子何與孫
子之深也杜子曰余服其好善也孟子曰其爲人也好
善好善優於天下孫子是也或曰吾聞孫子以詩文爲
嗜欲以朋友爲性命以四遠爲比鄰然其道廣而愛博
孫子之好善無乃過乎杜子曰余服孫子之好善也尤

服其好善而過也或曰過固足尙乎杜子曰今世道人心日趨於忌刻至矣見一善焉則退而修謗謗必於其所甚矜之名而鑿空以爲相反之說彼君子者身在干仞之上固不屑與之辨然而中材之士遂因之以不勸此善人所以日少非細故也當斯時也得僅能好善者曾不足以救之必得好善而過焉者始稍稍有救之道也孫子是也卽以余論固亦好善者然以語風世斷不能如孫子蓋余之好善也非其善弗好孫子之好善也好而忘其非夫好而忘其非猶曰吾之好善也至於斯極云爾夫必好善至於斯極而後忌刻至於斯極者乃

有其人以敵之孫子是也詩之美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言在上之君子好善而長養人材則天必使之多歷年所以收悠久之效然則好善而在下其氣力遠不如在上之人則其子之壽考以收悠久之效必且不悵倍之茲非吾孫子與余長孫子二年今秋孫子齒登六十來懇余曰君不可無一言余惟以孫子之好善及余好孫子之好善證之經傳於法皆宜壽而孫子之好也甚則其算宜尤修哉遂書其說以代一醕

孫公調七十壽序

天下尚禮樂則公卿貴天下尚干戈則處士貴理勢之

自然也故處士之盛莫如戰國及東都之末戰國之處
士若莊周荀況田駢慎到之流著書立言以才勝者也
東都之處士若郭泰黃憲申屠蟠之流砥礪廉隅操當
世之清議以節勝者也其在今日則著書立言徒以迂
闊取誚而當世之清議亦無從而操之也故處士之道
於是乎一變約略論之大率明於大義淡泊自守者上
也和光同塵不夷不惠者次也趨權附勢貨殖自封者
下也亦不足以辱處士之名矣吾友孫公調先生所謂
處士之上流也孝友性成植根既固家故不貧常有先
人遺券不下千金公調視其人多不義遂舉而盡焚之

弟妹嫁娶之費悉自己出馴至屢空晏如也晚年靜掃
一室圖史自娛素妙於書法摹古揮豪往往忘倦操縑
素而求書者座下常滿史載蔡中郎棋登逸品公調有
之然不肯挾技以游貴勢之門與人交和而有禮每與
余酒酣論起輒義形於色非悠忽自將者也有子曰鯉
負才能文餘力及詩每奏一篇公調欣然解顏未嘗以
妨帖括示誠有織豪塵俗之見真樂有賢父矣交余四
十年余敬其修潔之品始終如一胸次翛然絕無渣滓
東坡先生有言身心空間自然得道則公調七十以往
之年正未可量其猶君家之思邈乎其子以余爲深知

乃公來請一言介羽觴以獻壽夫余於請爲壽文者常
屢卻顯人矣獨於公調不稍恡焉此士之所以貴也

陳階六社長七十壽序

吾友陳階六先生文人也顧嘗自號楚州酒人屬余爲
之歌歌成而先生擊節稱賞以爲絕倫爲余置酒召寇
生捧觴盡醉極歡然後罷此三十年前會於金陵事也
此會居其中而在前在後者可以舉其略余嘗默識之
蓋此會之前十餘年余游玉峰借萬子允康訪先生於
當湖治所是時先生以庚辰之文章雄視壇坫方克勤
吏治廉能稱兩浙之冠未嘗慕酒人而以爲別號也此

會之後又二十餘年予晤先生於廣陵山左宋荔裳亦
在相與談讌浹旬乃知先生中間亦以才爲世用數歷
中外有年於是且將息機焉而酒人之歌猶能舉其詞
酒人之號未之有改也以是衡之則知先生之不爲酒
人者僅正筮仕之初年三十餘許時耳自號酒人以後
由四十五六十以至於今巋然壽登七十固皆酒人之
年也甚矣先生之善自託於酒哉其醒可及其醉不可
及也昔韓昌黎讀醉鄉記以爲東臯子蓋有託而逃夫
東臯子可以無逃者也則其逃爲太過不如先生遠矣
余與先生同庚而酒腸甚迮自號三杯酒徒乃酒徒之

最下劣者然其至醉鄉也三杯捷於百觚故余之登七十亦先於先生數日負蘭矢前驅將爲先生整頓糟丘洗瓢潔觶焉此豈無據哉原夫載籍之中凡言起舞爲壽壽非他卽酒也故爲壽而津津談酒乃爲正說餘皆旁說余之壽陳先生正說也

吳伯成先生五十壽序

文章家恆以壽文爲非古此謂世俗之壽文耳而亦有不可例論者昔吳門申文定以少師首輔致政家居壽登八十嘉定名士婁子柔爲之文僅三百餘字而且謂文定枋政不能如前人任勞任怨功在社稷前人者指

江陵張文忠也其簡直如此吉水羅念菴先生爲毘陵
唐太公七十壽文通篇講道析義以荆川爲之子而不
之及其超脫如此蓋二公者或言人所不能言或不言
人所能言舉夫卑佞之浮談與誇美之庸態一掃而空
之故文章與交道彪炳獨著作者如此則雖謂文章莫
古於壽文可也濬嘗讀而韙之思得倣作一篇以嗣兩
君子之響而投之必謹擇其人其惟吳伯成先生乎先
生以蓋代之全才極一時之殊遇建不世之奇策此人
人所能言而濬不言人之所能言者也然則言人之所
不能言者當如何濬觀自古豪杰之士身都將相名垂

竹帛者代不乏人惟漢之留侯唐之鄴侯風流獨不可及者何也蓋二公蹤跡高妙去留無所繫以道自持沖而用之進而謀王斷國退而居閒處獨皆各有所據若神應以濟世不逐物而忘返是以可貴也故子房遇漢高嘗一再辭去及佐漢誅項報韓畢遂辭三萬戶之封願從赤松子游長源仕唐歷四帝史稱其功然方其居相位日求還衡山二公之風流信乎其偉矣今先生之年初登五十斯民正賴其展布殊非從赤松而思衡山之時然可以常存此意則浮雲蟬蛻之概有足以廉頑立懦爲百世之師者昔子房長源不聞有沖舉之事而

天下後世咸望之縹緲若仙者凡以此耳濬雖老矣然以先生曠世知己屆斯辰也亦當不憚跋涉登燕喜之堂袒韞鞠脰躬奉一卮然後爲快而不能者說在易之旅僮僕資斧未易言耳故謹直寫其胸中之所見庶幾所謂不言人之所能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者依風拜手以代芹獻蓋以留侯鄴侯望先生不可謂不敬託於神仙之指不可謂不切文成七百餘言不可謂不多尙未知於昔之兩君子簡峻之文可以續貂而列於古文之末否然世俗之文吾知免矣以天下士遇我亦以天下士祝之其立言固如此先生其爲濬留覽數過以爲是

文也信不妄作不以三千里爲隔而爲濬道然而連舉
大白乎濬計程再拜焉

青岳先生五十壽序

天之於人也或遇之厚或遇之薄人所知也厚遇之而
并不使受厚之累薄遇之而并不使收薄之益精思而
曲暢以各臻其極則人未盡知也蓋天厚是人則其道
必亨亨無所不宜而有一不宜曰讀書何則有亨之事
以奪其時也而天則精思之俾不失其亨而又不奪其
讀書之時是時也又以直道不阿得之於是心無愧怍
而讀書益有味則曲暢其厚而厚之至矣天薄是人則

其道必蹇蹇則無所不礙而有一不礙曰讀書何則有蹇之暇以精其功也而天則精思之俾無改乎蹇而又

不與其讀書之時是時也又以羈孤游走失之於是心益選懦而讀書疑非分則曲暢其薄而薄之至矣斯二者不但厚之至者爲世不常有卽薄之至者亦世不常有也乃一時有之厚之至者爲青岳熊公薄之至者爲茶村杜子兩人者生同鄉學同術出與處同志而天獨不同遂不如遠甚是不可相提並論用見造化之妙也哉由是推之讀書所以窮理公旣盡性至命克紹考亭

余雖發憤忘食僅亞永康是精粗弗如也讀書所以論

世知人公如建章之程材必十圍始勝棟梁故非三代
盛時人物不喜道余如里醫之用藥惟求其所急故如
春秋之管夷吾近代之張叔大皆欣慕爲之執鞭是其
高下弗如也至於詞章公爲有本余乃剽學其深淺弗
如也客有獻疑者曰吾夫子五十知天命今熊公五十
而先生本天以立言得之矣但深論天人之際而形容
其分別厚薄事事自謂弗如倘亦未盡然乎卽如熊公
今年齒登五十再五十年爲百歲君今年七十四再二
十六年亦百歲雖到有遲速而其爲耆壽均也豈亦有
不如乎余應曰此其所以尤不如也蓋壽之爲言同體

而異用杜子多壽適以多其無家之感失學之悲君親未報之恨乃天之用壽以爲薄也熊公多壽則以其甯靜淡泊之操必且讀盡藏書數萬卷中間一出而福蚩蚩之氓亦未見其必不可此乃天之用壽以爲厚也與吳威克六十壽序

譬諸百昌富貴桃李也文章椒蘭也忠孝松柏也當桃李發榮椒蘭馥烈之日松柏未嘗降格然人不過挹其青翠之光仰其端儼之容以爲是與桃李椒蘭各有其美云耳及夫草枯木落冰霜固結一望皆陳根宿莽無復生意以爲化機泯絕長此已矣而松柏青青寓目一

見然後知天地之尙在而三陽遞進可計日而待也則其畱造化之跡者松柏而已矣他何與焉忠孝亦然當世值邳隆富貴文章華實竝茂非不侈談忠孝然不過以爲與富貴文章同爲可慕而已不知其可貴殆倍屣千萬而無算也及夫風俗移人三綱淪而九法斃世道蕩然陸沈在目矣而忽有忠臣孝子挺生於其間違眾而獨立邁往而不顧彼富貴文章旣已湮爲異物矣而忠孝不磨則世道忽有起色然後知人心之尙在而春秋孝經之道尙有時而持世也蓋舉天下之務無以加於忠孝有如此然士君子顯晦以時忠或無從表見而

孝則竭力忘勞人人可以自盡則孝尤其至哉余固以老懶寡作且戒作壽文乃有以吳君威克六十開帙之文請者曰此孝子也余詢其孝之狀曰得毋已實牟利而歸諸父母曰吾以爲養者乎曰非也得毋已實好官而歸諸父母曰老父老母欲之者乎曰非也得毋已實鮮恥無所不至而歸諸父母曰過庭教我涉世之道當如此者乎曰非也蓋吳君之先人華元公名流也以宦游於黔終焉吳君年方成童聞之辟踊哀號絕而復蘇乃子身重繭走萬里扶輿以歸卒正丘首計距今四十五年矣閩壘人士稱道不衰其爲實狀何疑余曰審如

是則眞孝子也使余得之傳聞猶將私爲紀載矧句之使言乎因憶昨年游吳門客有爲余言其隄中某巍科某臚仕者余笑而不答有爲余言某以文章自負者余左右顧有爲余言某山居簡出不交接當世者余首肯久之有爲余言黃孝子其父官粵西年六十餘遭亂阻兵音問斷絕孝子崎嶇走萬里辛苦萬狀卒奉親以歸者余不覺起立拱手致敬曰是貴地人物之豪風俗之美矣今吳君之事彷彿黃孝子然黃孝子幸迎親於生還而吳君之遭際弗如其事有更難而情有更苦者吾比忠孝於松柏若黃孝子其干霄直上而吳君其天矯

偃蓋者乎如松柏之壽三百言之矣若夫孝子之有子
施報自然見義必爲孝該百行也舉不必更僕數惟是
以君之孝而得余之文君固可以傳百齡何足言耶

補觴說

隱君諱志
岳休寧人

文山吳隱君旣捐館一年其季子貫勉尊五氏始交于
余一日改容再拜請于余曰維不孝先人有未讐之言
爲人子者不敢一日忘焉余問言云何對曰先人在日
嘗呼不孝而語之曰小子識之爾父但願得如爾祖之
壽足矣加多則踰不及則忝吾不願也他日數言之不
孝耳熟焉而獨心以爲益是至百齡豈多乎奚必如是

而止耶蓋吾祖享年七十七而吾父行年至七十六私
喜彌年而躋祖算使人稱之曰父子同壽無難矣乃不
意卽以是年乙丑季秋棄不孝孤也在先人無所恨而
不孝孤深用疚心何天之吝此一期使不孝孤竟不獲
斑衣百拜奉七十七歲之觴覩吾翁之適然而一笑也
今丙寅季夏十九日是爲先人懸弧之辰不孝謀于是
日抑哀申慶曲遂先人平生之一念用毋負小子識之
之一言不識古嘗有此乎余曰古未有此也然而舉
也聖人之所不禁也孔子曰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
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是故制爲明

器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
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篳篥是固然矣然而又曰事死
如事生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出戶肅然必有聞乎
其容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又何也
蓋記有之先王制禮使賢者俯而就下不肖者企而及夫
賢與不肖豈同類並論哉賢者少而不肖者多賢者常
過厚不肖者常過薄聖人之意特用賢以制不肖以爲
賢者猶不敢過禮何況不肖者敢不及禮乎其實優異
賢者不有過厚何以矯過薄之失乎江河不返則人道
之滅久矣屈原申生亂臣賊子之藥石也伯夷叔齊莊

躄柳跖之刑罰也蘇武洪皓蒙面忍恥之鉄鎖也聖人
于此有微權焉是故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
夫子曰由爾責于人終無已乎似乎尤子路之過矣乃
子路出而夫子率以歌者爲非是卽可以知聖人之終
誠人之尙薄而終許人以寧厚陽抑而心然之於此可
見一端矣故曰敦厚以崇禮薄者不知也烏有事關君
父而防其過厚者乎今子之補觴先人蓋本于至厚庸
何傷矧有疇昔過庭之言此其尤不容已者也不容已
而已之以此爲俯而就聖人必陽與而實不與以爲不
達吾意也尊五曰然則當何以將事余曰在禮小祥而

練練則可以假借一刻之權暫釋首經腰帶和氣婉容
繞膝而前蒲伏捧觴仰瞻木主長跽三獻至于逝者服
玩自從其吉陳設粲然衣履之外如子先人生平好書
則陳其所讀之書生平好善則飯以仁者之粟旨酒思
柔而琴瑟在御既醉既飽油然而退哀與樂半其謂是
乎過此祥琴未聞治命則酌而不觴可矣是爲補觴說
以慰吳子且以風世云

文五

潛江甘鵬雲校